

《鼻子》的创作特征研究

李怡

内蒙古师范大学,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, 010022;

摘要:《鼻子》于 1916 年发表于第四次《新思潮》, 经夏目漱石高度赞誉, 成为芥川龙之介跻身文坛的成名之作。该作品以《今昔物语》中的“池尾禅珍内供鼻语”及《宇治拾遗物语》中的“鼻长僧事”为底本, 刻画出“嫉妒他人之幸, 嘲笑他人之不幸”的人性利己主义。本文分三章探讨《鼻子》的创作特点。第一章简述相关先行研究及本文研究方法; 第二章从作者、创作背景与内容三个层面切入, 梳理作品基本信息; 第三章回归文本, 自素材选取、语言特色、表现手法三个角度分析其创作特征。最后阐明本研究的现实意义。

关键词:《鼻子》; 芥川龙之介; 创作特征; 利己主义

DOI: 10.64216/3080-1516.26.02.047

引言

关于《鼻子》的先行研究已积累相当成果。既有研究多集中于作品内的利己主义、主题思想、心理描写, 或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分析。例如, 王丽丽(2007)在《以<鼻>为中心分析芥川龙之介作品的心理描写》中, 结合文本实例, 从内供心理与旁观者利己主义两方面进行探讨; 陈与周(2009)则通过剖析内供形象与《今昔物语》原典的对比, 揭示《鼻子》所蕴含的新生命力。然而, 专门从创作特点视角展开的系统论述仍较为少见。

据此, 本研究旨在通过文本细读, 系统归纳《鼻子》的创作方法与艺术特色。为此, 笔者将在参考先行研究的基础上, 采用文本分析法, 重点探究作品的表现手法与修辞策略。此方法被视为最贴合本课题的研究路径。

本研究期望能对以往较少集中讨论的“《鼻子》创作特点”加以厘清, 从而为读者深入理解该作品提供参照, 亦为文学创作技法的认识提供助益。

1 关于《鼻子》: 作者、语境与文本

1.1 作者芥川龙之介及其创作背景

芥川龙之介为日本明治至大正时期小说家, 号澄江堂主人, 俳号我鬼。1914 年 2 月, 与菊池宽、久米正雄等人共同刊行第三次《新思潮》; 1916 年, 其于第四次《新思潮》创刊号上发表的《鼻子》获夏目漱石盛赞。1927 年 7 月 24 日凌晨, 芥川留下“只是觉得茫然而不安”之遗言, 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, 享年 35 岁。后为纪念其文学成就, 菊池宽设立芥川龙之介奖。

芥川作品多以短篇为主, 如《芋粥》《竹林中》《地狱变》《齿轮》等, 多取材于《今昔物语集》《宇治拾遗物语》等古典文献; 亦有《蜘蛛之丝》《杜子春》等

童话创作。早期部分作品改编自西方文学, 如《巴尔塔萨》《春之心脏》等。在创作理念上, 芥川持生活与艺术相悖之观点, 主张在二者剥离的状态下进行艺术创造。

《鼻子》创作于复杂的社会语境中。时值大正初期, 劳工与农民运动兴起, 而个人主义、利己主义思潮亦逐渐浮现。社会矛盾日趋尖锐, 资本主义的虚伪本质日益显露。

与此同时, 芥川的作品世界深刻映照其个人人生观, 而后者又与其成长经历紧密相连。因母亲于其出生七月后精神失常, 芥川由外祖家伯父夫妇及姨母抚养, 十三岁时作为养子入籍芥川家。芥川家系东京下町旧户, 重视礼法规矩, 家风传统, 常习忠节、观戏剧。如是成长背景——母亲疯病、家境清贫、天生体弱、感受性敏锐——促使芥川自幼形成悲观的世界观与怀疑的人生观。

1.2 《鼻子》内容梗概与核心主题

主人公禅智内供因长有异乎寻常的长鼻而自尊受损、深感痛苦。历经多种尝试后, 终借弟子所得奇法(以热水煮鼻, 再令人践踏)使鼻子缩短。然而, 周围之人非但未予庆贺, 反报以更甚的嘲笑。

内供曾尝试多种方法以摆脱鼻子的困扰:

- (1) 对镜调整角度, 使鼻子“看似”较短(失败);
- (2) 寻觅相貌相似之“同类”以求心安(失败);
- (3) 于内外典籍中寻找类似人物以自慰(失败);
- (4) 采用乌瓜煎服、鼠尿涂鼻等偏方(失败);
- (5) 依弟子所传之法, 煮鼻踏鼻(成功)。

鼻子虽缩短, 内供却仍陷于心理困境, 其根源既在于自身敏感的自尊, 亦源于周遭的世俗恶意——后者表

现为旁观者的利己主义，包括众人的“幸灾乐祸”、弟子的自私、武士的嘲弄等。

作品中有一段话集中揭示了主题：

“人的心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。当然，没有人不对他人的不幸抱有同情。然而，一旦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，不知怎的，这边又觉得若有所失。说得夸张些，甚至想让那人再次陷入同样的不幸之中。于是，不知不觉间便对那人产生了一种消极的敌意。”这段话超越了具体的故事，直指一种普遍的人性困境：旁观者的“同情”往往并非纯粹的善意，而是建立在与“不幸者”的安全距离之上，并从中获得某种道德优越感或心理安慰。一旦“不幸者”试图或成功摆脱其处境，打破了这种心理平衡，旁观者潜在的嫉妒与无聊便会发酵，转化为冷漠、嘲弄甚至敌意。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机制，正是利己主义在人际关系中最微妙也最残酷的表现之一。芥川通过内供鼻子的“长-短-长”这一荒诞循环，将这种难以言说的人性阴暗面戏剧化、具象化，使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。

2 《鼻子》的创作特征剖析

2.1 历史素材的现代性转译：在古典中映照现代人心

《鼻子》的直接素材来源于平安末期的民间故事集《今昔物语集》卷二十八“池尾禅珍内供鼻语”以及《宇治拾遗物语》中的“鼻长僧事”。然而，芥川绝非简单的翻译或复述者。在古典原典中，故事的重心更倾向于对“奇谈”本身的记录，情节相对简略，对人物内心的刻画较为粗疏，结局往往带有佛教因果或训诫色彩。而芥川则完全摒弃了关于前世因果的解释，将鼻子的长短设置为一个纯粹的、荒诞的生理事实。他将叙事重心从外部“奇事”彻底转向了内部“人心”。

这一转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。首先，它将故事祛魅化，使其脱离了宗教寓言框架，成为一个关于“人”本身的故事。鼻子的长短不再具有神秘的宗教含义，而是作为一个中性的、却足以扰动社会评价与自我认知的“符号”存在。这使得故事的主题得以从具体的佛教因果，升华到具有普遍性的现代议题：个体的社会性存在、自尊与他者目光的冲突、群体心理的冷漠与残酷。

2.2 语言的艺术：在简素与张力之间

芥川龙之介被誉为“语言炼金术士”，其文体以凝练、精确、富于表现力著称。《鼻子》虽为早期作品，但其语言已臻于成熟，在看似平实简素的叙述中，蕴含

着巨大的讽刺张力与文学韵味。

首先，是精确而富有暗示性的白描。例如开篇对内供鼻子的描写：

“鼻子长有五六寸，从上唇一直垂到下颚。上下一般粗细，就像一根细长的香肠，从脸的正中晃晃荡荡地悬挂下来。”此段以奇崛的比喻奠定作品的荒诞基调。作者将鼻子比作“细长的香肠”，这一比喻兼具视觉上的夸张与质感上的庸俗，瞬间将读者带入一个既真实又变形的世界。“晃晃荡荡”与“悬挂”这两个词的运用，赋予静态的鼻子一种不安定的动态感，仿佛它是独立于身体的异物，时刻牵动着内供的神经与命运。这种描写不仅刻画了鼻子的怪异外形，更暗示了它作为心理负担与社交耻辱的象征属性，为全文的荒诞与悲剧色彩埋下伏笔。

又如描写治鼻过程的段落：

“鼻子被热汤一蒸，便痒得像被跳蚤叮咬似的。内供的弟子待他把鼻子从木盘的窟窿里抽出来，便开始用两只脚用力去踩那只还在冒着热气的鼻子。内供侧身躺下，把鼻子伸到地板板上，眼瞅着弟子的两只脚在自己的鼻子上上一下地动。”该段以夸张而充满幽默感的笔触，将一场近乎滑稽的“治疗”动态呈现，强化了文本的讽刺张力。此处的描写极具镜头感与节奏感。鼻子“如被跳蚤叮咬似的”发痒的比喻，将一种难以言喻的不适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身体经验，拉近了读者与人物荒谬处境的共情距离。随后，弟子“用两只脚用力去踩”的动作，被冷静、细致乃至近乎残忍地呈现出来。而内供“侧身躺下”、“伸到地板上”、“眼瞅着”的姿态，构成了一幅极具张力的画面：他既是治疗的承受者，又是自身受难过程的被迫观察者。这种主动与被动、希望与屈辱的交织，将一场旨在“解脱”的仪式，异化为对身体与尊严的双重践踏。夸张的笔法下，幽默感与残酷性并存，深刻揭示了在世俗眼光与利己逻辑支配下，个体寻求自我认同所付出的荒谬代价。

2.3 复合多元的表现手法：心理、象征与反讽的织体

《鼻子》的艺术成就，还得益于其娴熟综合运用多种表现手法，它们如同经纬线般交织，共同编织出作品丰富的肌理。

2.3.1 深层心理的透视与呈现

《鼻子》堪称一篇精妙的心理小说。全文的情节推进几乎完全由主人公禅智内供的心理活动所驱动。芥川

以内供的鼻子变化为轴心,绘制了一幅细致入微的心理波动图:

自卑与逃避期:因长鼻而痛苦,却又在谈笑中极力回避“鼻”字,强作豁达。这体现了其自尊受损后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——回避。

寻求认同与补偿期:四处寻找“同类”,在古籍中寻求慰藉,尝试各种偏方。这反映了他试图通过“普遍化”自己的缺陷(别人也有)或“消除”缺陷来重建心理平衡的补偿心理。

期待与虚荣满足期:照镜见鼻缩短,心中“看提有多高兴了”。这是通过外在改变获得短暂自我肯定后的虚荣心满足。

挫败、敏感与愤怒期:发现周围嘲笑更甚后,变得“益发敏感,益发喜怒无常”,最终悟出人性中“希望他人不幸”的利己秘密。这是理想幻灭后产生的深度敏感、困惑与愤世嫉俗。

幻灭后的奇异释然期:鼻子复长后,反而感到“心情畅快”。这是一种历经挣扎、看透世情(包括自我执念)后,近乎虚无的、放弃抵抗的释然,其中饱含深沉的悲凉。

这一完整的心路历程,不仅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,更让“鼻子”这个外在物象,彻底内化为了一个心理情结的象征。读者跟随内供的内心起伏,得以窥见一个人在与社会目光、自我认知搏斗过程中的全部脆弱与复杂性。芥川的心理描写,不是大段的独白或分析,而是紧密贴合人物的动作、细节反应和情境变化,显得含蓄而有力。

2.3.2 象征与反讽的深度运用

鼻子的象征系统:“鼻子”在作品中是一个核心象征符码。其象征意义是多层次的:表层是生理的缺陷;进而是社会评价的焦点与自尊的寄托物;深层则象征着束缚个体的、无形的社会规训与心理枷锁。内供的一切努力,都围绕着改变这个“符号”而非真正的自我。最终,他发现无论符号如何变化,都无法改变他人目光的实质和自我被符号奴役的处境。只有当他对这符号的执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,他才获得了一丝内心的“晴朗”。这个象征结构,使故事超越了滑稽谈的层面,触及了关于异化、身份焦虑与自由的现代哲学命题。

无处不在的反讽:反讽是《鼻子》贯穿始终的基调,构成了作品强烈的批判色彩。

(1) 情境反讽:内供千方百计想缩短鼻子,成功后却遭遇更甚的嘲笑;鼻子复长后,反而心情“畅快”。愿望与结果、行为与效应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反差,凸显了人生的荒谬与个体努力的徒劳。

(2) 人物反讽:内供身为修行多年的高僧,本应看破红尘、超越形骸,却对一个鼻子耿耿于怀,执着于世俗评价。这种身份与行为的内在矛盾,构成了对宗教形式化、僧人未能真正解脱的温和讽刺。

(3) 社会反讽:众人(包括同为修行者的弟子)对内供的态度,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慈悲与同理心,暴露了佛教共同体乃至更广泛社会中人性的冷漠与虚伪。芥川借此对社会性的虚伪与残酷进行了尖锐的揭露。

综上所述,《鼻子》的创作特征体现在:它成功地将古典素材进行了深刻的现代化转译,聚焦于现代人的心理与精神困境;其语言在简素中蕴含巨大的艺术张力,白描精准,叙述节奏控制精妙,结尾余韵悠长;综合运用深入的心理透视、多层次的象征系统以及贯穿始终的反讽手法,使得这篇篇幅短小的作品,承载了异常丰富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韵味。正是这些创作特征的精妙结合,使得《鼻子》不仅成为了芥川龙之介的出世之作,也成为了世界短篇小说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,持续地引发着关于人性、社会与自我的深刻思考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郇磊. 心にさす刺のような“他者”の存在[D]. 西北大学, 2012.
- [2] 芥川龍之介. 鼻. 日本文学全集芥川龍之介集. 19-20
- [3] 王丽丽. 芥川龙之介作品之心理分析——以《鼻子》为中心[J].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, 2007, (07): 95-96.
- [4] 郭林秀. 芥川龙之介的《鼻子》所折射出的深层意蕴[J]. 科技信息, 2010, (18): 151.
- [5] 陈世华, 周健丽. 内供: 芥川内心孤独与解脱的投射——芥川龙之介《鼻》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[J]. 山东外语教学, 2009, 30(05): 87-91. DOI: 10.16482/j.sdwy.37-1026.2009.05.002

作者简介: 李怡(出生于2000年10月), 女, 汉族, 籍贯内蒙古呼市, 内蒙古师范大学, 硕士研究生,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。